

希古堂集

序

嗚呼此希古堂集者余友譚叔裕前輩之遺作也君家世儒學自髫齡受訓日浸淫於四部中性又聰敏彊記故下筆千言不假思索通籍後尤淹貫國朝掌故才名烜赫傾動海內著作之任咸翕然推君而君固自視欽然讀書旣博銳意著述恆與余相論難憶自辛巳歲余讀禮家居服闋後君屢促入都供職至則埽徑以待館余於宅之東軒晨夕聚晤賞奇析疑至相樂也無何君以京察一等簡放雲南糧儲道京師朋好咸惘然以君去失一益友君亦不樂外任意殊怏怏越日裒其

生平所著付余曰雲南水土瘴癘殆非人居某旣抱賈
生遠徙之悲不無盛憲憂生之戚倘或不祿則此區區
者比張堪妻子之託尤爲要著余時方訝其不情因爲
序贈行厲之道義以釋其意及君出都而余隨亦南返
郵書往復常有東山之志比聞君引疾歸里方謂平生
論議商榷有期而隆安凶問遽至矣悲夫才爲造物所
忌一至此哉君在滇兩年再權臬事其間如整頓水利
平反命獄恤孤教士諸大端卓卓可紀君固不僅以文
學見而文學則君眷眷不忘者君之孤檢遺篋復得君
自訂詩文稿請爲編定余以疇昔之言不能辭也黎

丈召民光祿景君清况復贈以貲因爲次第刻之凡爲

文甲集二卷乙集六卷詩總集

卷外集

卷都

卷君根柢盤深故見於文者事覈言辨由絢爛漸
歸平澹詩醇而後肆不名一體律賦試帖穠纖修短各
適其宜尤能津梁後學其中惟在滇諸作時涉憤激以
其爲君手定且傷君之以不樂損年故存之而不忍刪
也君所著尙有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待刻兩漢引經
考晉書注金史紀事本末珥筆紀聞 國朝語林各種
屬藁未成藏於家以君曠代之才使得翱翔館閣朝夕
論思必能興廢繼絕潤色鴻業否則解組林泉優游歲

月亦必能拾遺補藝成一家言惜乎不獲盡其才也然
卽此數十卷亦足以傳矣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九月
同里廖廷相序

希古堂文甲集目錄

第一卷

條例一首

論四首

序十二首

第二卷

跋三首

書後二首

考一首

記二首

書二首

銘一首

墓誌四首

事狀一首

希古堂文甲集卷一

南海 譚宗浚 叔裕

擬續修儒林文苑傳條例

一儒林須著作有關於經學或述程朱奧義或闡鄭孔傳箋者方行采錄至文苑傳則博洽多聞淹通史學者爲上而工詩古文詞者次之亦史例也其或著述佳而品行可議者概所不收以示黜華崇實之意

阮文達公前次所定

儒林文苑凡例本如此

亦有品行端方而著作未爲精審者雖復

專集盈尺或講學毫無心得或詩文並非專家近儒似此者甚多亦不能一一備錄蓋史例貴謹嚴旣以儒林

文苑稱自仍以著作爲斷倘其人事業氣節有可取將來

國史大傳及郡邑志乘儘自可傳正不必強廁於經師

詞客之列轉沒其真耳

館中底藁如王伯勉李森先均有爲撰傳者其實王在吏曹以

清節稱李則直臣也列之儒林文苑均似未安餘倣此

一讀書貴化門戶之見苟悅甘而忘辛是丹而非素斯通儒所弗取也

國朝漢學宋學軌轍互歧各有專長未容偏廢而江藩宋學淵源錄必擇其聲華閭澹者始錄之至方東樹漢學商兌又攘臂詬爭幾於灌夫罵坐信乎楚失而齊亦

未爲得矣若夫談詩學者尊王朱而輕查趙論古文者宗錢王而薄方劉入主出奴交相訾毀此編均兩收之務取持平不爲偏嗜庶不至有左右袒之譏

一

國朝聲教覃敷凡海瀝山陬涵泳

聖涯莫不尸許鄭而家濂洛前傳撰自阮文達公所錄皆大江南北暨兩浙山左諸行省人爲多其餘邊徼未及博采書甫成而陶文毅公陳恭甫編修均謂所收稍隘其說具見印心石屋集左海文編中此次所錄固不敢務博貪多貽譏叢雜如山陝甘肅河南四川兩廣

滇黔等行省其學行文章出眾者多則采錄數人少亦
一二人以著

熙朝文治之盛且使遐方僻壤誦述儒業者咸有所觀
感興奮焉

一學問之事遠有端緒非可嚮壁虛造架空游談也

國朝理學宗派多沿勝代諸賢如中州承夏峰之傳關
陝闡三原之緒江左奉東林爲圭臬浙中推菰山爲大
宗閩則紹漳浦之緒餘粵則守江門之舊說此其大較
也其有自標創解不肯株守鄉先生緒論而著作確有
見地者尤宜亟爲甄錄以闡幽光若夫著作寥寥但輯

一二語錄格言不脫時文講章習氣者擬悉不登以免
蕪雜至彭尺木羅臺山顏習齋輩宗派稍異甚或類於
狂禪茲存其人而仍著其流弊亦宋元學案附錄李屏
山鳴道集之意云爾

一經學莫盛於

國朝除前傳所錄外此次續收者若張惠言焦循姚配
中曾釗之治易孫星衍江聲王鳴盛之治書陳奐馬瑞
辰胡承珙陳壽祺陳喬樞林伯桐馮登府之治詩胡培
翬金日追金鶚程瑤田褚寅亮孔廣森王聘珍之治三
禮李貽德梁履繩劉文淇之治左傳劉逢祿孔廣森凌

曙之治公羊許桂林柳興宗侯康之治穀梁劉寶楠劉
台拱宋翔鳳之治論語焦循周廣業之治孟子郝懿行
之治爾雅段玉裁鈕樹玉桂馥嚴可均王筠之治說文
皆卓有師承能得先聖以來微言大義初擬仿漢書儒
林傳例於每經先詳著其師法授受源流而增列各傳
於後但如此則與嘉慶中所修傳體例不同且儒林傳
旣漢學宋學兼收亦未便畫分卷帙故茲仍以時代先
後爲次而附著鄙說於此

一讀經不可不明算學古來若甄鸞五經算術王應麟
六經天文編皆足爲治經之助前次儒林傳所收王錫

闡薛鳳祚梅文鼎諸人亦皆兼綜經術者也邇來算學大明承學之儒無不洞悉五曹九數茲編所錄斷限稍嚴必其精測算而通經義者始采之餘則概從割愛凡阮文達公羅士琳疇人傳前後所紀祇錄一二不復能備載焉

一文苑與書家相似而實不同文苑以詞章爲主所以纂言紀事鋪藻揚芬斯華國之雄詞騰今之鉅製也若書法則六藝之一與藝術同科足矣古來若羲獻歐虞顏柳蘇米趙董輩其詞章學行事迹本別有足傳非因其書法而立傳也若漢張芝師宜官曹喜梁鵠唐蔡有

鄰李陽冰孫虔禮釋懷素當時筆札流傳早已珍如球璧而漢唐二書均不為立傳者蓋體例應爾

國朝若陳奕禧王澐汪士鋐王文治梁同書鄭燮金農鄧石如陳希祖郭尙先等書法冠絕一時而詩文未臻

高詣蓋書苑中人非文苑中人也概從闕如以符史例

一文苑似是而非者甚多曰應試詩賦家

近時如顧元熙金甡等皆

是曰注釋家

近時如倪璠之注庾子山集仇兆鼐之注杜詩王琦之注李太白李長吉詩馮應榴

王文誥之注蘇詩馮浩之注李義山詩靳榮藩之注吳梅村詩均稱淹博

曰評選家

近時如徐綽之

全唐詩錄郭元釭之全金詩皆采入四庫

曰收藏家

近時如季振宜書目收藏宋元槧最多又

鮑廷博張金吾輩藏書極富且多善本

曰詞曲家

近時如錢芳標湘瑟詞李符未邊詞成德飲水

詞承齡冰蠶詞周之琦金梁夢月詞
項鴻祚憶雲詞在倚聲家皆推上乘
然考詩賦試士始

於唐人當時馳稱場屋者若王棨黃滔浩虛舟林滋輩
新舊唐書皆不列入文苑傳誠以其格稍卑不能與駢
散文古近詩並稱也若宋則任淵李壁施元之等之精
於注釋郭茂倩陳起等之善於評選黃伯思陳振孫等
之富於收藏姜夔吳文英史達祖高觀國等之工於詞
曲皆不入文苑傳其體例謹嚴如此今悉仿之以示限
斷此外更有占驗家術數家繪畫家篆刻家骨董家直
技藝者流益非文苑比矣至時文亦場屋之製然明史
有陳文章羅敷人合傳今特仿之以熊劉方儲數人合

一傳外此不能徧及也應存應刪仍候總裁酌定

一明史有孔孟顏曾各傳蓋仿史記世家例也前次阮文達公嘗取衍聖公孔興燮以下彙爲一傳後有議其著作不盡工者故館中進

呈時旋刪去此篇今按

聖裔中若孔廣森之治公羊春秋大戴禮允爲一時絕學至孔尙任孔繼涵之博雅好古抑其次也顏光敏爲復聖之後以詞章博瞻稱今悉爲立傳以著四氏學之多才俊若其譜系承襲則翰林院禮部有案可稽不慮湮沒難考故不復贅詳

一理學詞章均賴提倡得人庶能漸開風氣

國朝若湯文正公熊文端公張清恪公陸清獻公李文貞公蔡文勤公楊文定公陳文恭公王文端公倭文端公皆能以理學倡導一時俾承學之士有所矜式之數公者

國史皆有專傳又勲業爛然不徒以理學著也至士大夫能宏獎風流者若王漁洋在揚州畢秋帆在關中曾賓谷在兩淮俱極壇坫敦槃之盛然仍不過仿竟陵之刻燭續漢上之題襟而已惟地方官吏能振興文教者則成就尤多如謝金圃督學江左而拔萃盡屬通儒朱

笥河督學閩中而士子多通經術惠半農督粵學而何
勞並荷品題洪稚存督黔學而鄭莫均從私淑與夫阮
文達公在浙建詒經精舍在粵建學海堂數十年間人
才蔚起茲皆詳著之以見得士之盛亦以知獷頑之俗
荒瘠之區無不可廸之以實學是在主持風雅者加意
焉可耳

一文人每多好名歐陽公所謂勤一世以用心於文字
爲可悲也然史例宜嚴萬無人人徧立專傳之理按劉
知幾史通列傳篇云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
義名在劉平之上是古人史例固有存其名而不必徧

立傳者今仿其意如都中十子則總敘於顏光敏傳太倉十子則總敘於黃與堅傳江左十五子則總敘於顧嗣立傳吳中七子則總敘於曹仁虎傳俾一長足採者皆牽連附見不致名字翳如其或著作可觀而事迹不具抑或事迹雖具而著作第居中駟者均不立傳擬俟異時續修藝文志卽將著作存目庶不沒其嘔心撰述之勸焉

一阮文達公原擬例云

國朝人才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挂漏云云今茲甄錄亦同斯

旨拾遺蒐逸所望於同志及後賢

西漢學術論

士習之盛衰關乎政治之得失自古學術之正莫如漢代西漢承周秦之餘習開東漢之先聲其補偏救弊之功誠有不可沒者考漢高祖命叔孫通定禮儀之後文學漸興而其傳未廣武帝卽位慨然振之而大義未明無所匡正迨至宣帝嘗受詩通孝經論語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穀梁春秋博士元帝繼之天下始靡然向風矣今以班書證之如昭帝紀云詔曰朕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

孝經尙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是
舉賢良必須通經也吾邱壽王傳以善格五待詔詔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敘傳云王鳳薦伯宜勸學拜爲中常
侍時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
華殿中詔伯受焉是給事中待詔諸人亦須通經也張
敞傳云發伏禁茲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
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醢用誅罰是牧守
之官亦須通經也韋元成傳久之上欲感諷憲王輔以
禮讓之臣乃召拜元成爲淮陽中尉王式傳云爲昌邑
王師治事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

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是王國傅相之官亦須通經也平當傳云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是治河之官亦須通經也樓護傳云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是掾史諸人亦須通經也薛宣傳云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是宰相亦須通經也又有已服官而始通經者如丙吉傳云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于定國傳云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是已有晚年而始通經者如朱雲

傳云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又從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主父偃傳云學長短縱
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是已有居患難而求通
經者如黃霸傳云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積三
歲乃出是已有因微賤而求通經者如翟方進傳云方
進既厭爲小吏欲西至京師受經是已其餘授受源流
班史儒林傳所列綦詳然有不列於儒林傳而爲經師
家法所關者如魏相傳云相明易經有師法張禹傳云
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
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韋賢傳云兼通禮尚書以詩

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夏侯勝傳云勝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建卒自顓門名經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厯其左氏則國師劉歆師其星厯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蕭望之傳云事同縣后倉且十年又從夏侯勝受論語禮服此皆未列於儒林傳者也有班史不爲立傳而所習經術有所考者如馮遂之習易見於馮奉世傳馮中翁之習詩見於宣帝紀浮邱伯穆生白公申公劉辟疆之習詩見於楚元王傳韋賞之習詩見於韋賢傳吳章之習書見於云敞傳孔安國孔延年孔霸之習書見於孔光傳嬴公之

習春秋見於眭弘傳褚大之明經見於兒寬傳金涉之
明經見於金日磾傳馮商之明易見於張湯傳論蔡公
段嘉之明易見藝文志此皆班史之未爲立傳者也大
抵漢學最重家法若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史則著之以
爲異又如孟喜傳上聞喜名改師法遂不用喜可知學
必以顓經爲貴雖同習一經而師法必不容背其授受
之嚴至於如此獨是范書於諸人傳中凡其明經者無
不盡言其家數而班史則不盡然今按班史儒林傳外
凡言及家數者梁邱易則王駿施氏易則張禹京氏易
則谷永韓詩則蔡義魯詩則薛廣德龔舍齊詩則夏侯

始昌翼奉蕭望之嚴氏春秋則馬官僅十餘人餘則第
言其通某經或并泛言其通經而不詳列其家數亦不
如范史之詳二書亦各有優劣歟或曰漢代尊崇黃老
與魏晉崇尚老莊無異故其學不如古此正不然竊謂
黃老莊列爲古今學術治術一大關鍵宗黃老者西漢
之學宗莊列者西晉之學漢時無以老莊並稱者惟漢
書稱嚴君平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數萬言而其教未
盛迨陳壽魏志曹植傳末言晏好老莊言王粲傳末言
籍以莊周爲模則于康則云好言老莊曹植七啟言仰
老莊之遺風老莊之名殆肇於此其實則莊老並稱譬

如孔墨並列其意似若相涉其教絕不相同故一則成
爲清淨之宗一則流爲放誕之習固不得以典午之積
風例文景之盛治也觀漢崇老子則注老子者半皆漢
以前人若鄒氏經傳傳氏經說徐氏經說見於漢書藝
文志漢文帝時河上公注長陵三老母邱望之注徵士
嚴遵注見於隋書經籍志魏晉崇尚莊子而注莊子者
皆魏以後人若向秀崔譔司馬彪郭象李頤李軌徐邈
簡文帝張機李叔之周弘正戴詵梁曠諸書俱見於隋
書經籍志王元古李充等俱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若莊
子五十二篇則漢志惟僅存其目大抵六朝諸名士類

以矯情勝物否則逞機辨於詞鋒擷辭華於內藏不特非老氏無爲之旨亦並非釋氏寂滅之宗蓋始終慕莊列之放誕而加甚者焉其視西漢之恬淡篤實者去之遠矣要而論之西漢之風俗不及東漢而學術則爲東漢所自始蓋東漢承王莽詔靡之習故矯之以陵厲而其失也偏西漢承暴秦剽輕之餘故矯之以溫文而其失也懦然自漢興以來功利之說深任俠之風熾觀高帝時之陸賈蒯通景帝時之徐樂主父偃等尙不免有此習至宣元之後其風遂衰蓋未始非諸儒倡導之力雖其末流所極如孔光張禹輩誠不免以阿附爲譏而

凡奇計詭謀徼倖於國家之危險者蓋絕無有可知禮樂文章實足以範圍乎天下之心思而使之自靖又烏得以其流弊所及而謂當時之學術爲無足取哉若其傳述之源班史儒林傳具載之茲不復論

東漢風俗論上

昔程子云東漢之氣節可一變至道豈不信哉蓋嘗觀東漢激厲名節之端有遠過歷朝者數事一曰取士之當如光武卽位先褒卓茂下蜀先表譙元是已一曰覈士之嚴如張佚不許陰識傳太子左雄不許徐淑應州郡命是已一曰舉士之寬如童翊之廉讓雷義之交誼

皆以一節而得被徵是已一曰教士之備如徐防請正
章句翟酺請立學舍皆以一言而得施行是已由是上
以是取卽下以是應一時名儒碩輔類皆能卓然自立
范史所載無容縷陳然有其人不以氣節名而其節操
有足取者尙可略述一二如來厯之諫廢太子馬嚴之
見忤權貴此外戚之知勵氣節者也祭遵之殺舍兒皇
甫規之拒宦寺此名將之知勵氣節者也錫光拒王莽
之命劉矩忤梁冀之旨此循吏之知勵氣節者也周紆
彈糾於馬竇陽球按劾於節甫此酷吏之知勵氣節者
也崔琦獻白鵠之賦李尤上濟陰之書此文士之知勵

氣節者也袁著之彈劾貴臣杜根之懇請歸政此下士
之知勵氣節者也樂巴理陳蕃之冤公沙穆按劉敞之
地此術士之知勵氣節者也耿闔之妻爲耿闔而育孤
范滂之母勸范滂以就義此婦人之知勵氣節者也加
以一節之實卽名位攸關考廉范傳云世伏其好義然
依倚大將軍竇憲世以此爲譏賈逵傳云然不脩小節
當世頗譏焉故不至大官度尙傳云不脩學行不爲鄉
里所推舉崔實傳云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入錢五百
萬得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蓋一時之清議實足繫乎
人心其有力持其正者若桓彬嚴絕於馮方馬融見斥

於吳祐皆皦然不汙以至蘇不韋之報仇崔實之酤釀
史弼之行賂一爲時論所薄至求諸賢爲之辨論乃能
復振又如陳球傳魏郡太守求納貨財球不與太守怒
而笞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肖曰繁陽令有異政受命
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趙咨傳云曹嵩以咨過郡界不
見恐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及見之又黨禍起時皇甫
規至自恥不得與景毅以子爲李膺門徒不肖脫漏名
籍當時以名爲治一至於此故爭勉於濯磨爭高於聲
譽彼胡廣聯姻於丁肅陳忠誤爭於來厯許劭不睦於
從兄黃允致議於出婦鄉論所薄譏刺終身范史特爲

著之有以也或疑諸人大節炳然而在朝不聞有所建立此則由光武不任大臣之過考侯霸傳韓歆代霸爲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爲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馮勤傳先是三公多見罪過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嘗因讌見從容戒之蓋其時正承王莽之餘多以嚴切爲主觀於申屠剛之所諫鍾離意之所爭宋均論刻黜之非桓譚謂疇冀之薄則其時之政治略可概見卒之權歸於外戚又歸於宦寺迨至秕政日聞而袁安清忠但云流涕陳蕃抗節終以被戕甚而皇甫嵩張溫諸人手握兵權尺籍

一下束身歸命權所偏重莫能自持逮黨錮之獄興尤株連之禍亟而所稱蘊道德能文學者半殲害於閹豎之手悲夫然考黨錮諸人之行與當時諸儒亦稍異蓋漢儒以治經爲家法今考黨錮傳中惟劉淑傳云少學明五經魏朗傳云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餘若膺密滂咥諸人史皆不言其所習之經蓋黨錮諸人皆以陵厲自矜與儒林諸人稍異然並時而不相非與後世之角立門戶者迥別又其褒引所及未嘗濫及僉人視乎宋明洛蜀東林之流良楮不齊梟鸞並列者殆遠過之嗚呼此又以見東漢人心之樸厚迥非唐宋以來所能

及又不僅其氣節之足稱而已也

東漢風俗論下

或曰東漢之風俗既超越前古而其流弊一變爲魏晉清談之俗者此何以故曰此又當時一二好異者之過非諸儒尊訓詁重名節之過也蓋漢自明章而後經術大興然始則變學盈朝繼則權閥柄國及黨錮一起株累尤多於是畸節之徒慨然思有以變之或自詭於清狂或相高於浮譽如戴良傳云良少誕節母烹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此則杜預短喪阮籍廢禮之

先聲也黃瓊傳云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
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可採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
虛聲此則鄧颺浮誕王衍虛名之作俑也臧洪傳云前
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飄起和
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禳禱羣神眾遂潰散此則蕭釋
老子王凝鬼兵之先導也向栩傳云性卓詭不倫狀如
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帟頭不好語言而喜長嘯
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
有之輩時人莫能測之此則思光任縱彥國酣呼之初
祖也而皆起於桓靈之末蓋其時紀綱旣弛士習漸漓

不待王何諸人揚其波而煽其燄而風俗之厚不及明
章以前審矣猶幸異說雖興流傳未廣加以服鄭諸儒
恪守師承特尊詁訓使天下得所指歸而不至瀆決滅
裂而無所範故嘗謂北海諸人其表章聖經之功猶後
其維持名教之功獨多然一蕢不足障江河一刃不足
殘林藪迨至羣雄角逐三國鼎分魏武帝至求汙辱之
名可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用兵治國之術者於是詐
力相矜澆漓日甚其流弊至於六代隋唐而未已爲可
慨也竊謂魏晉諸人能守漢儒之家法則其風俗必不
至於敗壞佛法自明帝時已入中國而史所稱學浮屠

之術者僅楚王英、竇融二人。此外絕無遵其教者。卽如黃老之術盛於西漢，至東漢時已漸微。范史所記宗其教者，若任隗、鄭均、楊厚、樊瑞、范升、淳于恭、翟酺、周勰、向栩，折像、向晨、高恢、矯慎等十餘人，惟范升能通論語、孝經、梁邱易及翟酺能善圖緯、天文、厯算，餘不言其通經。亦無所著述。卽如秦景、竺法蘭、蔡暗等，范史俱不列於方伎傳。勝魏書之志釋老多矣。蓋漢學最重家法，恪守師說，不啻稍背其有偶爲好異者，當時卽目爲非。又且兼習五經，不過許鄭賈服數大儒，餘皆習一經，或兼通一二經者，蓋學以專而能精。雖他經不敢稍爲旁鶩，又

況舍闕里之微言遵大雄之別教陰違聖理顯蹈歧趨
若正始之談元姚江之禪學吾知漢儒必有夷然不屑
者是則漢儒衛道之功本遠過於唐宋不徒以章句稱
使歷代以來能守其法則釋氏必無所施其僞卽有一
二流傳亦不過與百家雜技者流同爲君子所弗尙而
亦無待於宋人之闢矣然則爲學者但當務乎篤實之
功以化乎風俗而顧可以好異之心偶參之哉故曰觀
暴秦可變爲兩漢知風俗所以厚觀兩漢可變爲魏晉
知風俗所以衰

王通論

甚哉王通僭經之妄也其所著中說儼然以孔子自居
今觀之其議論不甚似聖人而頗近莊老嘗試舉一二
條證之如王道篇云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
財必削天地篇云常也謂董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
足用焉思則或妙事君篇云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
周公篇云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問易篇
云何以息謗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述史篇云反一
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魏相篇云凝滯者
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螫也又云多言不可與遠謀多
動不可與久處又云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立命篇

云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闕則篇云
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形求皆似道家冲漠之
旨知當時莊老盛行通亦不免染其習矣其尤可怪者
周公篇云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元長而
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
也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
國則混周易篇云予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
矣阮逸注雖曲爲之說謂天地人爲三教然古人初無
此稱黃氏曰鈔謂文中子以釋道與儒爲三教者疑
卽指躋釋老於儒之列此唐以前諸人所不肖言者誕
此妄倡狂一至於此所謂羽翼經傳者安在哉至其書之

可取者如議井田之制則與李安人同斥封禪之妄則與許懋同持論較爲醇正然統觀全部闡發之功尙少剽竊之語爲多彼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等競詡爲王佐之才皆屬文人誇飾之詞未足爲典要也

通所著中說事迹與

史祗指者甚多前人如王伯厚洪容齋輩格學已不遺餘力茲亦不更贅述焉

重刻周易集解序

仁和葉誠齋大令宰雲陽有循聲重刻李鼎祚周易集解以嘉惠多士而問序於余余嘗謂經之難治者莫如易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凡名物象數之理無所不包漢儒說易具有家法不容臆造自王輔嗣易注盛行唐

以後列於學官而漢易幾廢然好學之士或心訾之觀
鼎祚此序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其於王注
亦深致不滿矣近儒談漢易者莫如惠定宇張皋聞兩
先生然惠氏重輯鄭康成易注張氏易義別錄咸多采
摭是書佚說遺文賴以不墜誠唐宋以來可貴之古籍
也竊謂王注善談名理標舉元遠誠與漢易不同至其
訓詁則有不能易漢儒舊說者今姑就此書及釋文校
之王注解匪其彭與子夏傳合解婦喪其弟與馬融注
合解王假有廟與鄭康成注合解拔茅茹以其彙與荀
爽注合凡此之類不下數十條其隱用漢儒意義而變

易其詞者尤不一而足豈得指爲排擊漢儒自標新學
哉且虞翻易注尙明言馬鄭之失而王注無之其未嘗
輕詆前人尤可概見吾聞之易學在蜀意後世達儒必
將有能通鄭王兩家之畸而得所折衷者因序是書之
刻而并及之

重刻真氏大學衍義邱氏大學衍義補序

宗浚束髮入塾先君子卽授之以真氏大學衍義邱氏
大學衍義補曰此體用兼備之學也旣而南北往返或
索其書於坊肆則有不能盡得者嗚呼蓋正學之不明
久矣今年督學來蜀晤雲陽大令葉君誠齋知邑人郭

部曹方擬刻是書而乞余爲序余曰兩書之本末明備
首尾該括諸儒先論之詳矣何用序爲哉然嘗取其書
讀之眞氏分爲四大綱又列子目四十有四邱氏別爲
十二目皆粹然儒者之言而不雜他說蓋古所爲由格
致以及治平者止於此而已近時西洋人入中國其推
天文測地理製造器械精入杪忽所著書有依託於吾
儒格致之說者於是好奇之士羣然駭之而并深信其
所爲取煤開礦機織踊汲之法謂足以成富強而致平
治嗚呼夫誠以機器治天下則是公輸之械可以并秦
晉葛亮之木牛流馬可以吞吳魏巨無霸可以敵漢兵

而楊么可以拒宋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且西人之施於彼國者事簡而約嚴法疏而令峻中土不習也如學其製火車造輪艦則舟車之利失矣學其收地租重關賦則市井之民怨矣是徒欲拯中國之積弱而不知其術之不可施用何異醫羸疴者不進之以參朮而欲以石硫雄黃丹砂爲之攻潰其不至於燥渴狡憤者幾希余又聞之中國之長技其不及外夷者甚夥猺蠻之藥箭也番僧之禁咒也裸夷之刀劍也皆非中土所能爲然而承平數百年被純續帶金犀無敢蠢動者此何故耶蓋國家苟能自強則正氣伸而羣邪盡息不然者舍

中國之政刑禮樂而務外洋之奇技淫巧斷未有能濟者觀真氏邱氏之書其亦可廢然返矣余獨疑瓊山在前明相業不無可議西山見任於理宗然卒爲宵小齟齬不得盡行其志豈果儒術寡效能言而不能行歟抑或未嘗竟其用歟然按其言則固古今帝王所當準繩而著蔡者也余喜郭君能明正學於衰微之日而大令之相與有成其功皆不可沒也故樂爲序之

金文最序

昔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譏世之作史者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余竊謂不然夫文章者所以

羽翼史傳也古來史傳沿訛往往籍私集文章爲之訂正惡得概指爲雕蟲小技哉曩嘗讀遼金元三史苦其脫漏舛訛不一而足欲取當時諸人著述證其異同然遼時文字之禁甚嚴迄今傳作愈稀無從采摭元則周南瑞輯之於前蘇天爵編之於後事迹皆磊落可觀惟金源文章未有爲之纂輯者

國朝康熙五十年奉

旨編定全金詩於是篇什聲歌粲然大備而文獨闕如聞武進莊氏芝階嘗輯有金文雅十卷然篇帙寥寥未爲鉅製信乎拾遺蒐墜尙有待於後人也昭文張氏月

霄博雅好古嘗輯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阮文達公亟稱之世多以金偏安一隅又國祚稍促遂謂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啟之無論遺山老人才力沈雄超出南宋諸公之上卽如趙閑閑王溥南等視虞范輩何多讓焉至其卷帙繁富較之姚氏文粹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幾倍之蓋姚氏等意主於論文故刪錄必嚴鑒裁必審若張氏則意在備一朝掌故爲他日重修金史之資旨趣旣殊體裁遂別或有議其蔓衍者無乃知二五而不知十歟顧余獨疑元修金史經營日久與遼史元史成於倉猝者不同預纂修者又皆一

時碩彥而衛紹王紀至不能舉其事實又全史所錄文字祇有梁襄諫北幸一書今張氏於數百年後獨能掇拾網羅洪纖畢備設使歐陽原功揭傒斯李好文輩見之亦當前賢畏後生矣張氏自家落後書籍多散於嶺南是書爲伍紫垣方伯購得先舍人公曾與借鈔并勸付剞劂方伯欣然任之未幾夷寇陷廣州事遂中輟今方伯之哲嗣子昇比部始勉成先志付諸梓人而余亦竊隨編訂每檢先舍人公晚年所校勘朱墨爛然輒抱手澤之感子昇睠懷先德當亦同此情也

馮越生同年詩序

余與越生交幾廿年矣君初見卽屬余序其詩卒卒未暇也同治乙丑君成進士觀政刑部越九年余始登第君嘗讞獄往吉林而余亦由四川入都中間南北往返每見必談詩或各出所作以相質證君美風儀性傲兀平生以不得詞館爲恨凡入詞館者君必訾謗之杯酒間縱言時事或佯爲恢詭雄快之論以警其座人是以人多畏君者余在翰林顧獨與君相暱亦以君慷慨是舊信有以自守而不隨於流俗也君嘗語余曰西洋人爲中國患久矣度媼嫻之大吏不能除之也必待人心憤怒鬱極思變一舉而燔薶之然後夷患始熄又曰前

明鄉宦橫暴邑里然士大夫方舉於禮部卽不至患貧
故能敦廉耻而尙名節今則身爲達官不免乞潤於行
商大賈欲其知自重難矣凡君所言剴切明達類皆如
此雖今日不盡可施行然姑存此說猶足令疲懦者發
奮而怵厲則固君之夙願也君詩如其人不規規於曹
劉陶謝李杜韓蘇之規模而真氣時溢於楮墨旣于役
東塞得山川之助詩格益峻才益雄時有沈著痛快語
余詩格律與君異至於力避膚淺獨抒胸臆則大指相
同往者余喜爲雕琢之文君深相規戒余亦自悔之故
序君所作詩不復以枝詞進雖然君詩誠工矣願無溺

於詞章而益淬其鋒以求爲致用之學將所謂磊落奇
軒者庶或有以效於世而不徒與陳同甫劉龍洲等爭
一日之名譽吾知君必有以自處也乎

石麟士大令詩序

自古循吏罕能詩陶潛在彭澤姚合在武功詩工矣而
政績不傳若唐元結在道州其殆以詩人而能吏事者
乎觀其春陵行賊退示官吏詩藹然仁者之言又能以
餘暇集賓佐於浯溪上飲酒賦詩文采風流標映千古
信非俗吏所能及矣今見之麟士石君君筮仕閩中所
至有惠政當道光時海內晏然民物滋盛與天寶離亂

者不同然官吏之貪恣盜賊之橫悍財賦之困匱夷狄之跋扈已隱然槎枿其間君慨然悼之故其詩憂深而慮遠若預知十數年後之亂萌者其視道州之遭際又何以異耶余嘗謂古今論詩者大都謂詩足以感人心窮物變此非知詩者也夫詩之作其淺者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而其精者則并足以固人心而維國運昔詩六月序云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言詩廢而天下亂也及其復興也鴻雁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雲漢之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凡盛衰得失其見於詩者如此是故其詞哀以懼者則人有悔心其詞慨以慷者則人

有奮志而後一二智略之士遂得感喟興發各出其才
勇以成翊贊之功然則謂周室中興不成於方召而成
於崧高烝民江漢常武諸詩人也亦無不可三代而後
詩義寢佚惟杜少陵陸務觀所作憂時傷亂猶有三百
篇遺音今麟士詩不知視杜陸何如要於古詩人之義
其斷必有合也余未與君相見顧嘗於亡友朱秋甄集
識君名字故因君門人之請而序之自君歿後凡十數
年東西羣醜悉已蕩定然而吏治日偷民財日匱安得
如君數十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國萬物吐氣乎余
覽君詩亦如少陵同元使君春陵行竊願斐然有作也

羅蘿村侍郎遺集序

代高陽師相作

座主故工部侍郎南海羅公以名翰林受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屢司文柄嘗督學兩浙浙人士
奉爲泰山北斗尸而祝之甲辰歲公典京兆試某闡卷
實公所拔識榜後謁公於虎坊橋第宅期許甚殷迨壬
子歲某入翰林則公已前歿今年夏公之孫與三茂才
來都述公往事甚悉與三貌清癯謙和冲粹見與三如
見公也與三復輯公詩文若干篇將付梓人而屬爲之
序某受而讀之曰吁是足以傳公矣惟公珥筆
帝旁昇華

紫禁矢音奏賦潤色承平故撰辟雍賦南苑春蒐賦以
紀盛典繫惟關學實匹洛閩接武繼蹤所期來哲故撰
三原縣文廟記以勵儒風輜軒所巡諮政訪俗擊轅捐
缶咸入謳歆故撰甘涼道中雜詩以詳風土浙中文敷
騰蹕熊魂采瑜擷華是歸宗匠故撰浙江試牘題詞以
示法程晚歲懸車休神家術高軒匪貴天爵自怡故撰
蔬香小圃記樵屏小軒記藝蘭記以抒雅抱其餘館體
諸詩賦亦皆雍容翔貴足鼓吹休明蓋文雖不多而公
出處實具備於此抑聞故老云公生道光中葉時海內
又安士大夫跌宕酣嬉或少踰乎繩檢公居其間沖夷

淡泊若未嘗欲自異者退而窺其志節則確然拔俗不
可干以私彼其心欲靜觀天下之變而揆其幾默攬天
下之才而收其用年僅中壽未竟厥施木壞山殯摺紳
悼惜彼徒以詞臣目公者豈知公者哉公旣歿而誦習
儒業者咸思公不置謂其宏抱雅度如深巖邃谷喬松
古栝穹窿嶺峯颯纒蕭梢廓然有容聳然特秀今觀其
文猶髣髴其人某不敏於公所期望者媿不克副因徇
與三之請而爲之序聊志高山仰止之誠而兼以詠世
德誦清芬者爲與三勸焉

四川試牘序

宗浚以光緒二年秋八月奉

命視學四川抵任後凡試府十二直隸州八直隸廳四
逮五年秋七月歲科試皆畢每發落日必進諸生而語
之曰生等所爲文亦旣雍容和雅彬彬然合於古人之
法度矣雖然亦知

朝廷待士之意乎

國家承明制用時文取士士之踴躍於科第者類能爲
之然鄉會則有詩有經有策

殿試則有策

朝考則有論有疏有詩其餘通籍後庶吉士之散館者

卷之四
凡賦一篇詩一首翰詹之與大考者凡賦一篇論一道
詩一首翰詹科道部曹之與試差者時文外五經文一
篇詩一首編檢部曹之試御史及部曹之試軍機章京
者皆用論一道原

朝廷之本意固將求乎實學而非盡以時文取士也若
徒勦襲陳言簡練揣摩以求速化不將與取士之初意
相悖謖乎且卽以時文論亦非可以苟焉已也其精者
闡義理抒才學卓然成一家言其淺者亦必日而煅之
月而煉之而後能純粹無疵庶不至或謬於法律計蜀
中涵泳教澤迄今幾二百餘年八才奮興士子之有志

爲文者皆蒸蒸然嚮學而嗜古可謂極盛矣然十餘年
來邪說之入中國或從而亂之其精技藝善測算則竊
吾儒致知格物之說也其輕貨財捨醫藥則竊吾儒博
施濟眾之說也而東西兩川習其教者甚眾謂非蜀人
所宜深憂而遠慮哉然則反其道而更張之必自士子
之各端其學術始誠使列膠庠者咸能講求乎實學而
不同於剽竊苟且之所爲則士風日振一切淫辭詖行
舉無所容置足於其間以余所見人材蔚起之區不特
科第聯翩而郡邑亦因以安謐無事然後知詩書之澤
其維繫乎人心者甚鉅也抑余更有進者曩嘗聞井絡

天彭山川靈淑往往異才間出昔漢孝武孝元間蜀通中國僅二百餘年耳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遵洛下閎鍵爲舍人等咸能以經術詞章顯於後世方今

聖澤覃敷遠過前漢而又有程試以督之制科以勵之若不爭自濯磨以抒所蘊蓄甚非

聖天子孜孜求才之意度必有瓌璋奇特之士崛起巖穴以黼黻休明之盛治者乎則企予望之矣宗浚今年任滿將受代因循舊制遴其時文之尤佳者凡若干篇而以平日勸勵諸生之語弁諸篇首蓋私心所期於蜀士者如此若夫作文之要理貴真法貴密毋矜詭異毋

炫浮華諸生童而習之無俟贅言也

江南鄉試錄後序

光緒八年壬午直省鄉試禮臣以江南考官請得

旨命臣許庚身往典厥事而以臣譚宗浚副之伏念臣
嶺南下士學識迂疏自丙子散館後卽蒙

恩命視學蜀中茲復渥荷

絲綸持衡江左謹偕臣許庚身駢征就道齋祓入闈矢
慎矢公得士如額擇其言尤雅者繕呈

御覽臣例得綴三簡末臣惟古者鄉舉里選之法廢而
科目始興今制士子之試於鄉里者惟學臣歲科考與

三年大比而已然學臣按臨所至得萃士子之優劣而
升黜之又以其暇論難講求從容訓迪故所得恆多美
才若考官則徒較量文字工拙耳彼士子之詞章學問
且未必盡所長況易覘其器識哉然唐臣韓愈有云夫
所謂文者質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是故文之無心得者
雖使其聲調圓熟娓娓可聽細按之其氣體未有不衰
茶者也其文之有心得者雖使其字句蹇澀落落不羣
細按之其氣體未有不淵雅者也持此推測十得五六
彼瓌璋之士諒無不騰躍而出者矣江南地大物博卽
以制藝而論如

國初之韓莢徐乾學儲欣王步青張玉書方苞等類多
挺拔之才自軍興以來民物繁盛稍不逮曩時而負異
蘊奇者所在多有況值

聖天子幾餘典學惟日孜孜近且停捐輸以廣仕途嚴
薦舉以求實用凡章甫縫掖涵濡

聖澤者既深且久孰不爭自濯磨哉臣與正考官在闈
中竭三十晝夜之力商量比較雖未敢云衡鑒之必精
而文體則一以清真雅正爲主其二三場之根柢深厚
者亦兼取之昔詩小雅皇皇者華篇其首章曰駉駉征
夫每懷靡及解者曰雖有中和自謂無及猶必容於有

道之人臣不敏不敢自謂有中和之德然幸忝持鴈節
得以蒐羅二三豪俊爲

國家儲有用之材較之昔人咨才咨事咨義咨親者所
獲不已厚乎異日儻有蜚聲騰實足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者臣實與有榮焉

後希古堂文會序

往者道光初嘉應吳石華蘭修南海曾勉士釗兩先生
結希古堂會以古文相砥礪與斯會者凡十八人勉士
爲之序今載面城樓集中不數年其會竟廢宗浚少時
聞其事而豔之惜後來無能繼起者嘗屢欲與同志倡

復振興又以溺於科舉之文猝猝未暇也今年春與南海梁君庠生順德馬君貞榆言之皆欣然許諾於是合同志凡十餘人爲後希古堂會宗浚因爲之序曰嗚呼世運之弊也沈黝冥塞莫知紀極故奇材蔚焉文風之壞也疲茶緩弛散漫無紀故志士奮焉當道光咸豐間寇賊驛騷士之瓌琦卓異者多奔走逃亡之不暇故見聞日陋而學殖愈荒卽間爲文章亦皆瞧殺灰積庸庸萎靡然則倡復而振興之者謂非有待於吾輩哉宗浚嘗謂國朝魏叔子文有策士縱橫氣至侯汪等益駁雜不純惟桐城方氏姚氏所作文頗有波瀾意度實爲一

代正宗詆之者謂其平正冲澹則有餘浸淫醲郁則不足絜之古人相去尙不可以道里計斯誠洞見癥結之言雖然今之詆桐城者其所自作之文則皆未能沈浸醲郁也其波瀾意度并不及桐城也不失之繁縟卽失之鎖碎夫如是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安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哉荀子云鏤而舍之朽木不入鏤而不舍金石可鏤吾願爲文者但當好學深思先求乎波瀾意度之所在由是根柢於六籍肴核於百家鎔滓範精擷秀傾瀝以蘄至乎所云沈浸醲郁者慎毋高自標許而所作不逮乎所見也

希古堂書目自序

余家希古堂書凡先教授之所遺近三萬餘卷余續購
幾八萬卷合之凡十二萬卷有奇雖無宋元佳本然搜
采亦略云備矣余不審子孫之得是書者其果能讀否
耶卽余中年以往搜情婚宦其果能盡讀否耶雖然藏
書者不必其皆讀也但使晨夕晤對凡往年所企羨不
能得者而今皆爲吾有其爲快意固已多矣金玉也錦
繡也聲色也狗馬也珍玩也書畫也嗜之而皆有害惟
書獨足以益人神智故余謂宜遺子孫者莫書若也客
或過而譏之曰方今邊隅多事其擁旄節膺組綬者奚

必盡出毛錐子哉且自弛海禁以來豪賈富商其氣焰
恆凌轢乎士大夫儕輩君藏書雖富其殆猶章甫之適
越而鼠璞之市周也已余曰鄙人方有幽憂之疾抱一
編自娛子姑退

後希古堂書目自序

余癸未歲旣自編所藏書凡十二萬餘卷迨乙酉歲掌
院徐尙書送余京察遂奉

督糧滇南之

命度道遠不能載書以行而朋好中旅寓無有可藏書
者因假長椿寺屋三楹度書其間并汰其重複及易購

者售之僅存八萬餘卷每循省藏帙未嘗不歎其聚之
難而散之易也今世中朝大官多不喜聚書聚書者獨
余與二三朋好耳而余又以能文章負聲譽爲大官所
齟齬俾不得潛心載籍吾之負書耶書之負吾耶天下
莫穢於聚財莫雅於聚書然而今之大官聚財得其利
余以聚書受其害不至於率天下以牟利而不讀書不
止也抑又聞之昔人云能詩者多窮作史者多得奇禍
善占驗測算之術者多不祥然則余之聚書而躋於仕
路也固宜余在滇南公事如蝟集恆竟月束書不觀今
乞假南歸念外是無以自適因遣人取都中所藏書賣

回粵東重爲哀錄因酌以酒而祝之曰吾之阨於權貴而志不得伸者人也匪汝詬也吾之浸淫詩書而自得其樂者天也惟汝祐也窮不尤人樂不違天君子之守也自今以始貽之子孫庶永之長久也

城西楊氏族譜序

廣州城西楊氏始自順德來占籍南海者曰藝圃封翁封翁篤誠樸厚喜行善鄉里間與先大父理問府君交最深又申之以姻婭嗣是吾族與楊姓締姻者不絕先大父性喜客每春秋佳日則邀同封翁暨賓友置酒半塘之鄭公隄或獵酒鬪棋以爲樂今里人及見余長輩

者猶豔稱之時又有徐氏左氏者亦與兩家爲姻戚望
衡對宇歲時餽問世所稱譚楊徐左者也厥後左氏稍
凌替徐氏則丁齒極繁而未有顯者惟楊氏子姓蕃衍
自封翁而下孫曾且百餘人而雋譽序登賢書者踵相
接爲吾里望族盛矣哉雖史策所紀子孫衆多若李遷
哲崔元暉等何多讓焉余曩聞故老言楊氏家法最善
其父兄能以禮帥後進不導於邪僻一也子弟無論才
與不才皆俾有正業不使習於游惰二也其或貲產饒
裕者咸能篤本支敦宗誼每會祭合食蔚然禮讓彬彬
三也語有之源遠者流長根深者葉茂然則天之所以

昌其後者庸有艾耶封翁之孫秋田孝廉爲余外甥嘗輯族譜一卷來問序於余余嘉其能知古人敬宗收族之意又敘述詳贍可觀因不辭而并其首并舉昔日所聞於故老者以貽之顧余獨念兵燹以來老成凋謝兩家子弟往來之浹洽不能逮曩時就余交最稔者若瑞仁廣文同年吉雲觀察表兄墨農游擊今皆墓木拱矣顧安得解組歸里與君家羣從輩徜徉風月嘯傲林澗重修先人故事乎書此以當息壤

受業子壻陳慶龢校字

希古堂甲集卷二

南海 譚宗浚 叔裕

論衡跋

右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仲任撰是書

四庫全書已著錄其純駁不一處經劉知幾晁公武高似孫呂南公黃東發郎瑛諸人指摘外固已無容贅述揆其闕謬約有數端一曰論人之失如謂堯溷舜濁謂老子文子德似天地之類是也一曰論事之失如謂周公不當下白屋禮士謂李斯商鞅爲奉天行誅之類是也一曰論理之失如謂鬼神爲無憑謂禍福不關於天

命之類是也一曰論物之失如謂日月爲不圓土龍不能致雨之類是也其他踳駁訛謬自相矛盾者尤不可枚舉蓋文士發憤著書立詞過激大抵然矣然充此書雖近於冗漫而人品則頗高當其時識緯方盛異說日興而充獨能指駁偏謬剖析源流卓然不爲浮論所惑其識見有過人者又陰竇擅權之際明章莅政之初不聞藉學問以求知託權門以取進其淡然榮利不逐時流范史特爲取之有以也且其中議論甚詳頗資證據其足考古事者如謂堯爲美諡則足見三代以前之諡法引孔子云詩人疾之不能默邱疾之不能伏則足見

孔門之軼事引公孫尼子漆雕子宓子諸家之言按漢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則是見古時之舊說謂論語之篇但尺八寸不二尺四寸者取懷持之便則是見古人書冊之制謂始皇未嘗至魯謂孔子至不能十國則是訂太史公之誤此皆是考古事者也其足考當時之事者如謂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食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則是證當時之食貨謂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

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
伐闕名籍墨將何指則足證當時之文案吏衣黑衣宮
闕赤單何慎疑服革於腰佩刀於左何人備著絢於履
冠在於首何象則足證當時之輿服以及所稱鄒伯奇
袁太伯袁文術周長生等後漢文苑傳皆未載所稱鬱
林太守張孟嘗近人廣東通志表皆未載驗符篇言甘
露降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今後漢書僅稱零
陵洮陽二縣吉驗篇言陳留東莞人虞延位至司徒今
後漢書實作東昏人此皆足考當時之事者也然更有
進者史稱充不爲章句之學疑其於訓詁必無所解今

觀是書所引則經學宏深迴非後人所及如引康誥云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以冒字屬下爲句則
與趙岐孟子注合我舊云孩子刻子作孩子則與今文
尙書合謂康王德缺於朝故詩作則與魯詩說合引尙
書大傳曰烟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
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
城郭不繕溝渠不脩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則
與韓詩外傳之說合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則與
荀氏說合謂成王欲以禮葬周公天爲感動則與漢書
梅福傳後漢書寇榮傳注合他如引毛詩彼姝者子傳

云染之藍則青染之青則赤按今毛傳不見此文引詩云乃眷西顧此爲予度按今三家無此說引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謂水潦暴下龍蛇化爲魚鼈臣子敬其君父故不敢獻引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爲雩祭之事皆與古義稍殊知其說必有所本夫以不爲章句之人而經義深通尙如此則當時專經之士其淹博該洽可知矣至劉勰文心雕龍養氣篇云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也哉按今書並無此篇名此則或出於充他所著述之書或卽論衡中之一篇而近時佚去亦未可定亦猶管晏呂覽諸書經後人竄亂往往與古

本相殊也若其意淺語冗過於凡近則充自敘篇所稱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言則無不可曉旨則無不可睹者早已自知之而自言之茲不贅云

趙秋谷聲調譜跋

右聲調譜一卷趙執信秋谷撰是書

四庫提要已著錄相傳秋谷問聲調於漁洋漁洋祕不以告秋谷乃就唐人詩排比鉤稽自得其法因筆之於書以發漁洋之覆嘗考平仄之分實天籟之自然莫知其所自始按禮記王制同律鄭注云同陰律也疏云所以先言陰律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

是則平仄一節先儒且以釋經況詩以永言其不得不致嚴於平仄明矣大抵從前名人於聲調一說無不了於胸中或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盡其法其實則不自秋谷始并不自漁洋始茲流覽古籍得數證焉皎然詩式云詩式或以爲偽書然亦在明以前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此語

似爲古詩而發按趙譜於秦越人洞中咏小注云上句不律下句可律又論七言古云柏梁句句用韻雜律句中猶不用韻之句以下句救之此明言古詩中用律句之法與詩式所言脗合此一證也楊文公談苑云粘之平仄其呆處也至可平可仄之活變字眼尤當審慎

用之使歸於應弦合節此妙又在神明於粘之外矣按此卽趙氏平仄相救之法此二證也談苑又云詩之平仄固貴不失而卽其所用之平仄又有輕重剛柔之別斟酌得宜令若宮商相協此並非止言平仄而已也按趙譜於杜詩草木歲月晚句注云木月二字入聲妙五仄無一入聲依然無調也又云凡拗律詩無八句純拗者其中必有諧句均足與談苑相發明此三證也朱文公集贈人詩知君亦念我相望兩容嗟自注云望平聲蓋望字讀仄音於義理無礙然上句已是拗律下句自不能用律句故注明平聲以別之此與趙譜總之兩

句一聯中不得與律詩相亂之說合此四證也茗溪漁
隱云對句之平仄相反其第三則粘第二第五則粘第
四第七則粘第六第八則仍與首句同也按此最淺無
足道然亦足爲講聲調者之先聲此五證也四溟詩話
云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韻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少
揚多則調促若杜常華清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
長楊作兩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中和調矣
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上句四入聲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
按此說近苛細然亦足見聲律至微必不可以不講此

六證也李于鱗云五律七律其一三五雖屬可平可仄而音節之和否全在此等處作者須於此留心雖名家亦或故變易其平仄以示矯健然終不可不取定則也按趙譜於一三五不論之說攻之甚力如杜牧詩行人碧溪渡小注云第四字拗平第三字斷斷用仄今人不論者非又云律詩平平仄仄平此是正格若仄平平仄平變而仍律者也仄平仄仄平則古詩句矣此格人多不知由一三五不論一語誤之也其語最爲痛快而不知于鱗先有此說此七證也至於單拗雙拗古人論之已詳趙氏不過益明其說惟所論古詩實有獨見而七

古為尤嚴蓋五古專避律句說尚易明惟七古拗救之

法甚多總以第五字為最要大抵寬於仄韻而嚴於平

韻寬於出句而嚴於對句其四平切脚及五平切脚者

則謂之落調惟用柏梁體及如杜之太常樓船聲嗷嘈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韓之風怒不休何軒軒火山行文學穰

穰困倉稠劉生詩之類則均不在此例其有用之而失者

若李賀之吳絲蜀桐張高秋李憑箏篋引李商隱之咏神聖

功書之碑韓碑杜之胡為見羈虞羅中冬狩行泊乎吾生何

飄零晚晴冰壺玉衡懸清秋寄裴施州等句俱於聲調有礙考

館山文集是書有秋谷門人仲是保序一篇云唐詩聲

調迄元已微又古夫子亭答問亦云唐宋元明諸大家

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袁中郎之流便

不了了矣此說似不盡然無論元明詩多失調就宋而

論蘇黃並稱大家蘇詩尙無此弊而黃詩則頗不免卽

如七古中之草堂丈人非能罷贈鄭郊徑思著鞭隨詩翁

觀伯時且莫著書藏名山再次韻呈瀚湯試春聊加餐

畫馬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廖明略東連五溪西氏羌和謝公定從漢

判兼簡運使張仲謀征南謠至今無揚雄和舍弟諸句以趙譜律之殊爲落調如王

半山如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楊誠齋如過雪川大溪

忽憶歸雲胡爲哉之類類邊之陸放翁如十二月十一日視築堤諸人集中尤屬

連篇累牘不可勝紀宋詩之不及唐詩者不盡因此然

亦可見其詩律之細不逮唐人矣至近人翟氏聲調譜

拾遺於趙譜殊無所發明不過因趙氏之法別取數詩

略爲點定其五律詩李白南陽送客一首

詩云斗酒勿爲薄寸心貴

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游子傷離顏怨芳

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

人東歸一首

詩云萬里楊柳色出關送故人輕烟拂流水落日照行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

徘徊繡亭上

謂其次句第三字不拗救又仄平仄仄平

用古詩句法自謂足補趙譜所未備不知趙譜於杜牧

送盧常秀才詩已明言亦可不救又云上句第三字仄

下句第三字斷宜平此在首聯唐人亦有不拘者是此

法趙譜已明言之翟氏復欲訂其謬誤未免失之拘泥
且其次句用古句本以上句拗律故可連用原非獨於
律句中用一古句也況古人詩往往有前人爲之而後

人斷不可學者如李頎開山幽居祇樹林一句

或作開
土毛大

可當闕其謬謂開山爲是楊誠齋人物至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

州一聯

宋人多不講音韻之學疑誠齋讀韋作仄聲故
有此誤若吳梅村千軍摧韋粲之類然十駕齋

養新錄謂王阮亭詩班管題詩吳祭酒紅顏度曲袁
荆州句法實本於此可知偶爾涉筆卽自成一格也岑

嘉州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一首

詩云嬌歌急管
雜青絲銀燭金

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
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

南勝昔時其詩
蓋全首失粘也

使刻意學之豈不可哂若盡以繩趙譜

所未備不太苛乎惟趙氏謂七律無八句俱拗者此譜
引杜詩題省中院壁一首鄭駙馬宅宴洞中一首九日
一首正之亦資考據至趙譜有李賀十二月樂詞十三
首平仄多不可解其詩古律句每多雜用卽如起句之
上樓迎春歸卽爲五平切腳亦屬落調未免自相矛盾
置之不論可矣

黃寶卿侍御太老夫子時文跋

宗浚甲戌捷禮闈出今翰林院侍讀黃澤臣師之門日
者出寶卿侍御太老夫子所作時文見示蓋澤臣師少
孤以是爲先人手澤所存故亟欲付剞劂以垂不朽也

竊謂文章與氣運相關

國家二百餘年閭澤覃敷人文蔚林自順治以來其文
龐而厚康熙以來其文縝而密雍正乾隆以來其文彪
炳而宏肆至於嘉慶道光間文風亦少替矣當是時海
內嚮承平魁儒鉅公半已歿歿士之擲管作文者或雜
出於骯髒闖茸之所爲而不式於古惟大湖南北一二
志節介特之士作爲詩古文詞類能磊落奇軒自抒胸
臆惟制義亦然未幾東南變起兩楚人才輩出宣力效
節者踵相望也然則文章之關乎氣運顧不重哉太老
夫子生楚中濡染其鄉先生嘉魚鍾陵黃岡之教旣深

而且根柢淵邃陳義精切信所謂能自抒胸臆者固宜其登詞館入諫垣所至有聲又能以文章昌厥後也宗浚於文無所解猶憶往者溯樊口登大別之山見夫江漢二流澹演微泓千里屈注渟青脆碧纖翳不興而珠璣珊貝魚龍百怪之屬無不含滋養育於其中無他其源之所積者厚也今讀太老夫子所作文亦猶是已耳

讀史記衛青霍去病傳書後

三代而後中國多困於夷狄其能振中國之威者惟秦漢唐耳秦不足道唐初擒頡利滅高昌所併皆小國然後葉亦不能無邊患獨漢帝舉天下之全力以事匈奴

十數年間漠北盡空至宣帝時呼韓遂來朝且遣子入侍其時出軍絕漠惟衛霍之功居多余讀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指摘其短特甚心竊疑之後讀李廣傳而後知太史公恩怨之詞果不足憑信也嘗考李廣屢爲邊郡太守雖數與匈奴戰然未聞斬一渠拓一地也史所稱匈奴畏之號曰飛將軍未免近於夸飾至行軍無部伍嘗爲胡兒所得又屢以失道致敗其材略不及衛霍遠甚太史公坐李陵事幽於縲紲故爲李廣作佳傳以報之而於陷廣至死之衛青詆毀不遺餘力遂於驃騎亦均有微詞其云廣家世世受射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則與大將軍之出身淫賤爲人奴隸者異矣廣廉得賞
賜輒分其麾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則與
大將軍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者異矣廣之將兵乏
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
嘗食則與驃騎將軍重車餘棄梁肉士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尙穿域蹋鞠者異矣至李廣傳贊云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而衛
青傳贊則著其不肯招士又云驃騎亦放此此尤太史
公微旨所在蓋李廣雖無戰功而喜士大夫者也故史
公則深許之且盡諱其喪師失律之罪而惜之曰數奇

衛霍雖有戰功而不喜士大夫者也故史公則深貶之
且盡沒其禽渠獲醜之功而指之曰天幸千載而下讀
李廣傳者皆尊之曰奇才曰良將讀衛霍傳者皆鄙之
曰庸奴曰貴幸文人之筆能令是非顛倒吁可畏哉司
馬遷素號良史才不虛美不隱善獨感激於李陵之私
誚遂以愛憎爲善惡古所云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者正
以此其身下蠶室爲世嗤點非不幸也余獨怪衛霍雖
有肺腑親然其初本微賤耳武帝拔之於污泥之中遂
能成大業建大功致身通顯吁帝誠知人善任哉

讀張爲主客圖書後

詩有六義風雅頌爲經而比興賦爲緯蓋詩之爲言志也未有無志而可言詩者自兩漢以迄魏晉傳詩不多然篇篇皆有用意所在姑約略言之如曹子建詩云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隱然有規諷子桓友愛不終意郭宏農詩云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隱然有規諷王敦不宜叛逆意持此推測十得八九其於比興賦之義未大相遠也宋齊後好爲輕豔之詞於是始有以佳句名者如史所傳王筠柳惲詩句皆其濫觴若顏之推家訓載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句則北朝亦濡染其習矣唐代承之沿流忘本其集諸家警句彙爲一編

者殆始於張爲主客圖乎余取鏡煙堂刻閱之了無深
意卽如卷首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錄其讀史一首
秦中吟一首寓意一首及得意減別恨數聯試問足盡
白太傅所長否餘皆爭奇鬪異於字句之間而惡俗語
如曹鄴之能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衛準之莫言閑話
是閑話往往事從閑話來亦間收一二後世乳臭小兒
目僅識丁偶有一聯新巧采入名公詩話中輒沾沾然
自詡詩人附庸風雅皆張爲輩階之厲也觀古來數大
家若射洪太白子美香山義山昌黎六一半山東坡山
谷皆氣象闊大興寄深遠篇篇有意不屑於琢句見長

惟陸放翁古詩雄拔而律詩獨喜屬對工緻寫景圓秀
故詩格亦視諸家較卑至賈島方干許渾姚合九僧四
靈輩雖佳句槩槩如貫珠如編貝其於古人比興賦之
旨終身何曾夢見直謂之不知詩可矣故昔人論唐詩
有初盛中晚之分非中晚之人才力遠不及初盛也其
論詩之旨先誤也

蘭亭帖字體考

往時讀楊升菴丹鉛總錄云羲之諸帖多用古字
丹鉛總錄
云羲之諸帖多用古字書岷嶺作汶領初月帖淡閱干
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
非初甚詫之後閱閣帖及二王諸法書而後歎升菴之
也

言信而可據也今姑就蘭亭帖論之如陰作陰則與桐
柏廟碑合脩作脩則與白石神君碑合所作𠂔則與史
晨奏銘合覽作攬則與綏民校尉熊君碑合虛作虛則
與北海景君碑陰合猶作由則與任伯嗣碑合雖皆沿
漢時隸書省減之文然不涉惡俗與北朝之追來爲鯨
巧言爲警者不同又如湍字上从山不从山攷說文𠂔
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根也唐時歐褚碑凡端
字瑞字並皆倣之其源實出於內史宋以後碑版端字
而遼僧行均龍龕手鑑竟領字从領不从嶺考說文無
以嶺字入山部可謂舛謬嶺字新附乃有之漢書兩粵傳兵不能踰嶺亦作領字

近人所刻褚臨蘭亭間有作嶺字者若定武本東陽本
皆不爾是必右軍原本如此此亦可爲多用古字之一
證矣按唐書藝文志有王羲之小學篇一卷是知其平
日於六書精研已久大抵世固未有不通小學而可自
認爲善書者彼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

二語

見顏氏家訓

有不致貽誚通人者哉然不獨字體爲然也余

嘗竊疑右軍去東漢未久其書法結構當必尙有隸體
遺意必非如唐人摹本專以疏朗妍媚見長近時汪容
甫脩楔敘跋尾云中往見吳門繆氏所藏淳化閣帖第
六第七第八三卷點畫波磔皆帶隸法與別刻迥殊此

本亦然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
斯文文字政與魏始平公造像記梁吳平侯神道石柱
絕相似此說極爲精確雖其自詡所藏蘭亭未免夸而
鮮實要其論議勘入深微實足發黃伯思姜堯章諸人
所未發此又攷蘭亭者所不可不知也

按阮文達學經室集嘗據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謂
爲當時民間通用之體與義獻不同此說甚新然亦
正有所本按柳子厚與呂恭書云今視石文署其年
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
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
子厚之言與文達若合符節其稱王氏爲變法者卽
文達所云譬之塵尾如意惟王謝子弟握
之非民間所有也因論蘭亭帖而并及之

學書軒記

余素不工書年十七初應禮部試同邑林樵山前輩謂
余書可企魁鼎聞者或匿笑之越九年肄業應元書院
山長馮展雲師亦屢勸余習書授以筆法督課甚勤而
書亦不少進同治甲戌以第二人及第時

廷試閱卷爲蒲圻賀雲甫總憲師

朝考閱卷爲歙黃孝侯侍郎師二公皆以能書名於都
中獨賞譽余書甚至於是求書者滿宅門然往往不能
愜其意以去蓋余書初學率更繼參虞褚時有拘樸致
終不能與時輩妍媚者爭一日之長卽自視之亦深愧
名之不副其實也嗟夫天下之名不副其實者多矣官

之貪而邪也吏之詐而獯也士之僂而陋也兵之惰而
偷也工之奸而窳也推其弊足以禍天下然則書雖小
技顧可據其名而不思旣其實耶嘗考唐人始以書判
取士至我

朝因之上而翰詹之大考考差次則新貢士之殿試朝
考下逮教習膳錄等科皆以書法定優劣流及旣久遂
有六經三史束閣不觀而專工小楷者或疑於立法之
未善而不知其初意固未可厚非也何則書爲六藝之
一然非擘以小心持以毅力必不能工卽工矣而或帝
虎焉烏脫訛滿紙則其精神旣懈福澤亦必不宏是故

其作楷端整者人必謹畏安詳其作楷謹嚴者人必精明幹決而又精神福澤充然強固而有餘舉凡吏治兵防倉儲水利鹽課河渠刑律等政諒無不可以練習而得者謂非所操者約而所收者遠哉自軍興以來廷臣多議廢科舉而行保薦因并言書法無用欲以算學機器代之卒格於部議不果亦可知舊制之未易輕言更改矣余都中寓齋西有數楹萃古來碑帖凡數百本暇輒搦管臨摹於其中因榜曰學書軒以自勗冀異時書法稍有寸進或不至貽名實不副之譏若夫藉此以致身通顯如北史所稱張景仁素無物望但以工八體致

位開府者則又非余志願所期也

重修粵東義園記

今制義園義冢之設所以掩骼骸慰幽靈亦仁政也粵東義園在京師廣渠門外卧佛寺東別有新義園在池南里許

國朝以來遞有修葺最後則同治甲子順德羅文恪公實倡修之而鄧太守華熙爲之記其建置增改太守記中詳言之矣光緒九年夏霪潦如注伏陰罕晴園中各冢爲水所齧有幾至暴露者其餘牆室亦多圯弛傾穢於是今吏部侍郎番禺許公應駟順天府丞茂名楊公

頤偕同人往觀咸曰曠久不修恐摧敝將益甚乃集貲
勿工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蒧事於某年某月某日凡
水所瀦蓄之處皆疏瀉而培壅之又以餘財新其牆室
俾夫圻者平陋者整傾者固積者完既成而命宗浚爲
之記竊謂古人有大工大役必勒其始末著於貞珉此
漢以來金石之通例也然如漢永元六年攻石記用錢
僅萬二千漢安二年潁陽里義井券用錢僅一千四百
而亦一一詳載不遺在當時俗尙敦樸豈真有沈碑刻
碣垂名無窮之意哉亦欲後人知集事之難而踵修勿
替耳今去同治甲子僅二十載而義園傾圯已如是然

則所望於後人踵修勿替者爲何如乎是役也糜白金若干兩其費皆同鄉人之宦於京朝及各行省者醵助之又以見吾粵人敦任卹之誼宏施濟之仁有非他處所及也故樂爲書之凡所有出錢姓氏具列如左

與友人論詩書

承示詩三卷近體杼柚清靈而古體稍遜其病在於閎近人詩太多而所得於古者淺也凡作詩未能窺見第一義詩雖工必不傳蓋作詩必有作詩之意虞書云詩言志志卽意也若意無所感觸一切吟風弄月遊覽投贈之詩皆可不作卽作亦未有能工者昔魏叔子謂作

文宜先積理卽詩亦何獨不然古人作詩篇篇有意卽擬古之作亦有寄託流露於其間觀江文通雜體詩近人宛鄰張氏亦指爲諷刺之詞亦可知其非漫然矣至唐人尤喜借古樂府題以抒其諷諭蓋當時士大夫皆喜詩往往半句一聯竟可傳誦四方流聞九禁故託爲古樂府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若不省其意漫以爲擬古則僨矣卽如尊集有宮怨出塞等詩自是唐人所擬樂府題目然施之今日絕不相侔殆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者何則唐時女謁最盛觀白太傅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其多可想若我

朝則儉德相承恭讀東華續錄

高宗純皇帝上諭云宮中使用不過廿餘人實足超越前古然則今日又何宮怨之可言乎至唐代西患吐蕃北拒回紇軍符羽檄征調無時若今日則南北二庭天山瀚海均在版圖中久無烽燧之警卽間有莠民蠢動而索倫吉林諸勁旅無不從王敵愾踊躍爭先從未有以爲苦者居今日而作出塞詩指陳戍役艱難之狀眞所謂無病而呻吟者也如必不欲割愛則題日上宜加擬古二字較爲妥當大抵此爲窗下伏案摹擬之詩以之示海內傳後世抑末矣總之詩必須有爲而作若胸

無寄託斷不可牽率應酬勉強爲之否則所歷之境必有詩是日記非詩也所游之地必有詩是地志非詩也所交游之人必有詩是同人錄非詩也鄙見如此仍冀卓裁

復友人書

昨日聞尊論謂夷務之誤皆由阮文達公在粵東但知課士刻書而一切政事諸多廢弛任令洋商魚肉夷人以故激而思逞斯談漢學之咎也僕故粵人宜知粵事驟聞斯語不禁悚驚夫謂漢學專尙考據不合於程朱可也謂夷亂由於漢學無乃因金元猾夏而歸罪紫陽

因闖獻流賊而歸罪新建耶僕聞故老云嘉慶以後督撫不受洋商陋規者祇五人謂蔣總督攸銻朱莊恪公桂楨盧敏肅公坤祁恭恪公墳暨阮公也夫旣不受其陋規而任令其舞弊此必無之理又阮公治洋商頗嚴其修廣東通志卽用洋商罰款又嘗擒獲私販洋烟之葉恆樹置之重法此粵人所共知者惟道光二年英夷有護貨兵船闖入內洋眾人洶洶謂當用武阮公但飭閉關絕市俟其兵船出口始嚴諭夷人遞甘結悔罪而已時多議其寬縱者故先教授公送行序亦微諷及之其實阮公以前若策制府楞若吳制府熊光若吉制府

慶若蔣制府攸銛及後來盧敏肅公皆嘗有是事亦皆如此辦法非阮公獨寬縱也竊疑足下之論無乃誤以後任之事爲阮公事乎考阮公以道光六年去粵嗣任者爲大庾相國李鴻賓性愎而貪中實惟怯少在翰林卽與臨川李氏聯譜及督粵時李氏稍衰而奢汰如昔有郎中李秉文昆弟等恆出入衙署代通苞苴世稱李六爺者也先是康熙間開海禁時市易萃於粵東迨乾隆中定爲十三行洋商每一洋商出缺則十二商聯保或有虧帑則十二洋商攤賠著爲定例有容阿華者英吉利領事類地嬖奴也盡告以洋商獲利之厚殖產之

豐類地聞而豔之然自揣夷人斷無能充中國洋商之
理時適有洋商闕額未補類地令容阿華具稟承充而
陰助貲本諸洋商皆不肯曰容阿華流品不清羞與爲
伍且若固家徒四壁萬一虧帑誰肯任之容阿華固詭
譎則挾貲餌秉文曰若能爲我關說當以三萬金相壽
而賄制府六萬金翌日制府符下果嚴諭眾洋商不得
勒阻刁難其闕額卽令容阿華充補眾相視愕然是時
類地聞之揚揚得意恆踞坐洋樓大言曰吾以爲中國
宰相總督如天帝如尊神不知若何嚴重豈料纔消六
萬金便肯營私骫法耶於是始有輕中國官吏之意矣

後容阿華充洋商甫一年買妓妾建房屋淫侈無度虧帑累帑并類地之貲本亦消耗無餘輒逃往南洋名捕弗獲李鴻賓既得賄內慙而官帑又虛懸無著則婉諭諸洋商曰汝等前既未有聯保則此項亦無容攤賠但設法彌補可也時洋商有以抽分之說進者

即如近年之抽釐

鴻賓遽允之其實洋貨入口甚多計一年抽分已足抵償容氏虧項而眾洋商籍端漁利恫喝侵牟鴻賓又恐洋商發其覆絕不敢過問於是夷人憤然有訴南海縣丞者訴西關汛者訴澳門同知者甚有闖入五仙門詣督轅欲求剖辨者鴻賓皆噤不發聲最可笑者西關汛

把總王某眊而戇俗呼爲盲眼王當夷人呈訴時以韓
尖踢之夷人悻悻徑去鴻賓聞之大驚召王痛責曰若
官如豆大敢擅開邊釁貽

朝廷憂乎速往謝夷人毋失中外歡好王固崛強不肯
往再偵之則夷人又續稟哀求矣鴻賓聞之又大喜執
王下慰勞曰若年雖耄然威震華戎此大將才也卽超
署都司其怯懦如此厥後盧敏肅公督粵雖除去抽分
之令而繼任爲總督鄧廷楨又縱容副將韓肇慶在薹
船銷販洋煙於是夷人益知中國官吏貪婪無足顧畏
而邊患始亟是故縱洋商漁肉夷人者李鴻賓非阮公

也縱躉船販私煙者鄧廷楨非阮公也而推原禍本則
鴻賓實爲厲階嗟乎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彰也從古未有操守不廉而可任邊事者今自夷務
決裂以來髮逆內訌捻回交煽度支告匱元氣日凋詩
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悲夫悲夫但鴻賓雖任專閫踐
台司而名不甚挂人齒頰阮公則以治漢學稱又聞其
再入都時見後進翰林稍貴倨諸翰林多嫉之或造言
謗讟足下所聞諒必由此然此說一開將使大賢負不
白之冤又使天下士皆口呿舌繆習爲固陋而不敢治
經此尤學術人心之患不可不辨也此非僕阿好之言

請足下博訪粵人當有知其顛末者願平心論斷毋徒爲詆漢學者揚波煽焰則幸矣

菊坡精舍書藏銘

菊坡精舍書藏何爲作也蓋仿焦山寺靈隱寺書藏而作也攷周之藏室史聃守之自漢以來積書之地無以藏法名者惟釋道二氏各有藏經彼緇黃者流恆愛護之珍重之或扃鑰嚴密以爲山門之寶至於儒書則不然佔畢之徒齒豁頭童披誦胝沫有叩以經史之名而不知者搢紳之流影組拖綬躋位台鼎有問以經史之義而不識者甚而國子監奉

有古堂文集卷二
三
旨頒行直省學宮各書校官不知藏弄士子不知諷習
重慳貽繆泯沒澌滅蕩然罔存嗚呼其視經典之尊重
曾不如二氏之莊嚴也是不誠大可悼耶今鹽運使鍾
公篤於愛士既刻

殿板十三經注疏通志堂經解二書又仿江浙書藏條
例貯書於菊坡精舍中其嘉惠士林如此昔余嘗慨粵
中藏書有數難故家大族向鮮祕本其難一文人墨客
尠知汲古其難二地隔中州郵寄迢遞其難三暑月卑
溼易致蛀損其難四今鍾公乃能毅然行之而不疑雖
其書之傳否不可知要其沾溉後輩之心則斷斷乎必

傳於後無疑也抑余有慨者焦山靈隱兩書藏皆始於
阮文達公其時嘉慶中葉耳不三十年而寇陷鎮江又
不四十年而賊陷浙江寸楮零縑蕩爲灰燼今粵東雖
經兵燹後而物力漸復人文轉多學士大夫猶能拾前
聖之遺緒稽曩朝之墜典條儒先之故訓萃英流之撰
述相與爬剔廋疏商榷編次是誠可幸也夫是誠可幸
也夫銘曰

南溟輿區百貨充斥有貝有琰羽毛齒革火齊珊瑚市
溢衢積胡不聚書豐此學殖趑趑我公來斯建旗如風
之偃如露之濡士習蓬陋公聞而吁士風騰遑公聞而

愉公謂邦人無然玩惕藏此積編以式士類有史有經
碑頌銘志涂分徑殊粲已明備如涉瀛渤汪洋渺瀰旣
探其委又汎其涯如采楨幹盤魄詭奇旣披其根又捋
其枝惟古於書所挈道藝惟今於書所期榮貴要惟篤
學事豈相戾含英咀華蔚爲國器王山之下越井之濱
寶氣滂鬱卿雲蠅螭千百餘禩遞有至人發此騰檟炯
然永新

誥授奉政大夫升用同知安徽婺源縣知縣 賈
封朝議大夫吏部主事加三級麥公墓誌銘

當咸豐元二之間民物滋盛海寓久平極熾而豐是生

虺螻三年廣西賊逸出竄金陵四年廣東賊聚眾應之
各州縣多淪陷其在廣州者則何祿起石龍陳開起佛
山甘先起佛嶺市林洗滌起河南洲何博奮起沙菱關
巨起九江陳吉起大良陳松年起江門蟻聚蜂屯以千
百萬計而何逆陳逆甘逆逼近行省厥勢尤張當是時
廣東方製紅單船籌餉糴應付江南大軍城中備禦單
弱而守土吏亦惟繕樓櫓修城隍爲自固計不敢出越
臺一步諸搢紳又多文弱不能軍其倡義討賊拊背扼
吭爲郡城障蔽者則麥公雙南其人也公諱佩金世居
南海大瀝堡曾祖亮超祖景宋考庭槐 贈朝議大夫

皆潛德弗耀妣葉大恭人公少有至性甘貧力學中式
道光二十六年舉人方賊之起也公所居適當其衝遂
與扶南梯雲平地堡各搆紳立四堡團練局嚴密偵邏
使南北兩路賊音耗不得通公素以宿望服鄉人故軍
械糗糧不旬日而辦七月壬戌賊甘先來攻與戰追至
根竹橋大敗之斃其魁斬馘百餘人甲子賊由豐岡謝
邊鄉渡水來攻破之獲礮械無算閏七月戊辰賊陳開
兵數萬陷仇邊鄉分掠水頭墟鎮頭永豐等處公鏖戰
陣斬三百人踐踏淹溺者千計其別賊犯雷邊等鄉者
鄉兵皆敗之八月戊寅援大岡石步等鄉十月丙午擊

賊硝礮海口斃千人獲船四艘馘百人十一月壬戌破賊何祿於石橋頭燬其巢癸亥勦謝邊賊巢又破之甲申遂至佛山敗賊於鶯岡賊皆遁去十二月戊申移兵破新全蠅子岡賊巢壬子破賊於蟹地莊丁巳援鄧岡戊午援大冲己未援甘蕉皆捷五年正月戊辰進營黎屋岡庚午破官窰賊巢賊黨悉定計數月中大小一百七十餘戰戰輒有功故大漚等四堡團練之名聞天下八年順德前侍郎羅文恪公等奉 旨督辦團練首延公問方略遣公提兵駐江村會夷人擾石井鄉公往援報捷而當事恐公遂與戰飛遞止之公曰不能殄敵徒

糜餉無益也遽撤兵歸凡公所爲敏決類如此公旣平賊後粵中婦孺無識不識皆耳公名大吏稔其才恆造廬過訪或延襄理軍事屢辭不獲然公性沖澹絕口不言功或詢及往年戰狀者輒瞿然曰此士大夫居鄉應爲之事何足稱琦異其謙退不銜襮世尤以爲難嗚呼自軍興來以團練起家擁旌節膺珪組者何可勝數獨公負不世之才韜晦沈冥終於牖下將所謂爲善無近名歟抑遇合際會固不能自主歟公以辦團練膺保舉以知縣先用選授安徽婺源縣知縣會道梗不得達遂乞假歸同治元年襄辦梧州軍務 欽加五品銜五年

巡撫蔣敏果公以公名列保奉 旨升用同知又以子
吏部君貴 封朝議大夫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
日壽七十有六歲子四人寶常同治甲戌進士吏部主
事寶圖先公卒寶芳寶勤皆國學生孫男五人曾孫一
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根子岡之原吏部君與宗浚同舉
禮部試嘗謂余曰公性儉樸而好施予喜讀書通史漢
門下經誘掖者多成材族素貧向不入排甲公創立保
糧會規條秩然族中無苦追呼者然茲皆庸行不詳書
特臚舉其卓卓大者銘曰

封建旣廢莠民乃興孰弭其競牧令是憑亦有鄉居奮

兵禦賊吳霸劉遐名光史冊近儒碩學首數蘇門五公
結寨克固籬藩觥觥麥公勇氣橫厲橫戈賊衝用遏羣
獬揭矛於野緯耒於閭雲興四岳功成弗居巍巍三城
幾陷鋒鏑耄歌韶嬉孰匪公力公今逝矣如何勿悲胡
德之劭未耀其施邇來長鯨重溟是窟海水羣飛漂波
聚沫公靈不泯盍返雲輶殯此小醜皇途載清

故處士義門龔先生墓誌銘

光緒六年某月某日南海處士龔先生義門卒於里第
春秋五十有九其受業弟子譚宗浚爲誌其墓曰先生
少孤性至孝事母能得其歡心其自奉殷薄冬一裘夏

一葛無少易也見人貌溫姁似不能言者然樸誠端謹鄉里多歸之凡族鄒有忿爭得先生一言無不豁然以解所居在城西郭以儒術教授幾四十年析滯解疑鑿然中理門弟子竊其師說弋科第以去者不可勝紀而先生顧以布衣終先後試於提學使者凡二十餘次不售最後試得病歸病中猶講授不輟又逾年而先生以病歿矣嗚呼自科舉之制興宜才士不至於廢棄然便儂巧慧之輩往往能速化以倖成其名而璞沈專一者或轉擯斥沈淪槁死牖下而莫能自振悲夫如先生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或曰此其中有命焉則余不得而知

矣先生諱廣華曾祖某祖某父在德嘉慶十五年舉人
生子女七人先生其季也母某太孺人生母馮太孺人
娶陳太孺人先先生卒子二人長敏求翰林院待詔銜
次敏功以光緒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某山之原宗
浚年幼穉卽從先生學爲制舉文後又申之以姻婭誌
先生之墓蓋不能無泣然已銘曰

已乎余壹不知夫天之夢夢也何賦質之純懿而運蹇
於其躬我思古人悲憤填胸李賀而天盧仝而凶劉蕡
而斥賈島而窮李廌而放方干而終自古皆有此亦何
懟於蒼穹嗟哉先生無憾幽宮惟窀穸於茲壤兮卜後

嗣之永隆

贈資政大夫吉公暨繼配王夫人合葬墓誌銘代

韓城縣北門外某某山之原有墳翼然者曰 贈資政

大夫吉公之墓公卒在咸豐元年四月二日葬在某年
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六越三十三載而公繼配王夫人
卒於里第實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八日年七十有九公
子觀察君燦升將啟公窆而合葬焉禮也余曩撫山東
觀察君嘗襄軍務又稔其疊膺劇任有循聲今辱以壙
中之文請不敢辭爲序而銘之謹按狀公諱修道字達
五世爲陝西韓城人曾祖申邑庠生洋縣教諭祖友德

歲貢生 贈文林郎考宗朗邑庠生 贈資政大夫母

氏高 贈夫人自曾祖下皆有潛德公少而辨麗銳敏

嗜學與母兄雲南尋甸州知州某邑廩生某國學生某
有競爽之稱旣隸於庠聲譽赫襍設塾樹講恆數十人
其教諸生也剖析經義導衮批卻始若芒忽終爲夷涂
又以餘暇劇之以禮義孺之以德化故凡受公教者多
成材公初娶陳夫人早卒繼配王夫人有賢稱其事尊
嫜諧姻黨禮無違者公又篤於內行撫孤姪如已出有
姑適程耄矣而多病公待之有恩而夫人又視公不懈
而益厚世尤以爲難公卒後夫人提挈稚幼俾克有成

方觀察君之入仕也夫人恆述公遺訓以鏤礪之嘗就
養至署觀察君補一職晉一階輒訓曰汝父躋於過而
汝集於亨但能勤其職如汝父讀書之精敏可矣或觀
察君施一政讞一囚輒又訓曰汝父篤學未竟其用然
生平無錐薄無險詖汝所知也今世州縣務爲峻峭廩
廩以樹威下必有重足而立者汝宜戒之凡署中僚屬
賓客僚從其未及見公者見夫人慈祥懿淑知公之化
導有由也然夫人終戀鄉土居署不數載卽歸光緒二
年秦晉大祲夫人捐賑三千餘金大吏以聞 聖書褒
獎夫人貽書觀察君曰汝等躋仕途膺厚糈皆汝父積

慶所致吾政戶爲功耶迨七年山東水災夫人推公意捐賑千餘金施棉衣千餘襲得旨爲公建坊如例人不羨夫人之讓善而羨公施於家政者歷久不忘此豈近世士大夫所及耶余觀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夫子獨繫於坤文言者蓋誠以脩身飭行惟化於家最難今公篤行如此能使其家薰染於善如此又能以善語後如此雖置之古人陰德止足傳中固劉然不愧也然則其流光垂裕也又何疑之有抑又聞夫人爲韓城鉅族考珣邑庠生母氏某夫人以子貴得榮封卽命觀察君推恩爲外祖父請封贈其敦宗念本不忘所自

是皆不可不書公子三人長燧升邑庠生次煒升候選
布政使司經歷皆先王夫人早卒次卽燦升出爲國學
公後咸豐辛酉科拔貢生累官平度州知州三品銜升
用知府補缺後以道員用女四人俱適士族孫一人人
驥曾孫一人壽曾其爲狀以請余文者觀察君也銘曰
垂棘嬰垣廊廟器縑藉薦之爲上瑞不竟其施望華閼
乃以餘暉照來裔淵哉夫人蘊明智祇專靜嘉德全備
陶仇千年此其繼挺挺佳城鬱深邃松耶柏耶竊蒼翠
我爲銘之表幽隧襲慶蒙祉神所施宜君侯王子孫熾

勅授文林郎德慶州學正前石埭縣知縣蘇碧涯

先生墓碣

君諱正學字兆卿別字碧涯其先有號晴川公者宋末自南雄州遷居南海碧江鄉迨景泰析縣時以碧江隸順德遂世爲順德人祖某父某俱贈文林郎君稟蘭石之奇姿穆淵騫之至行篤允明厚純發自然闕幘屬文援筆辨麗朋輩尊宿咸琦異之年三十七中式雍正元年癸卯科本省鄉試舉人乾隆元年大挑一等八年選授石埭縣知縣躬儉尙約文而無害窺賦因食欽恤有加獄岸空虛詞牒稀簡春秋征斂不期遂集吏減其苛民忘其擾在昔阿鄭亦莫能加治化旣新遂興文教遠

惟言偃守學道之訓近仰文翁致傳經之效豈伊韓俗
曾靡革馴導和以詩訓俗以禮每值季考執業間難者
盈數百人巾卷充於階墀弦誦徧於序塾凡經指畫皆
有矩矱錮習丕變儒風益振去官之日黎庶追慕醪未
於疇捐珙於市如彼孩稚驟去慈母自非仁廉豈弟顯
允君子孰能感化若斯者乎未幾改授德慶州學正崇
教勵業如在石埭時鄰竟欽風負笈屬至以乾隆十三
年四月卒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易簀之曰清逾黔婁
寮友贈賻始克歸覬子三人天鵬天鷺皆先君卒次子
貢生天鶚奉喪歸葬于番禺鍾村之原先是君有族弟

名珥乾隆三年舉人薦舉博學鴻詞學者稱古儕先生
感鶴原急難之情抱桓翼分飛之慟敘述始末傳之家
譜郡邑志乘咸采錄焉惟是表墓之文闕焉未備裔孫
三品銜戶部浙江司郎中 賞戴花翎贊襄等顧瞻塋
域慨歎徘徊松楸兮窈冥霜露兮悽愴乃相與采嘉石
徵元文述芳猷示來禩爰屬宗浚爲之銘曰

懿靈淑產馥芬綜覽略該典墳宜昇朝參鼎紱翊紫微
隨密勿宰下邑稱神君猶漢代荀與陳嗟百年濫朝露
思其才畚其遇猗明德後必昌積基厚詒澤長高者卑
廣者勝千百年此幽宅

清故優貢生梁公事狀

祖國學生南如

父例贈修職郎慎正

公姓梁氏諱梅字錫仲號子春順德大壩人道光戊子
科優貢生少有至行母病刲股和藥進之一服而愈時
稱其孝每得異書母氏恒嚮釵珥購之及母卒哀慟幾
絕嘗爲春堂藏書圖以紀母恩一時名流皆有題咏年
三十尙困童試南城曾方伯燠開藩嶺東試粵秀書院
課見所作賦筆數篇驚曰南海明珠殆在是矣因招入
署中論藝校文由是所作文大進又爲延譽於程鶴樵

學使國仁因得補邑庠生後兩廣總督阮文達公開學
海堂課士公所作咏蓮鬚閣黃牡丹詩事歌結句云聞
道揚州鄭子真殺身亦已共成仁可憐賓主皆奇節獨
愧當年校藝人文達讀之擊節不能已已既貢成均時
學使翁文端公入都遂携與偕行南北征途唱酬款洽
廷試報罷後則下津沽入淮泗過九江沂漢口經洞庭
衡岳沿溪桂林諸名勝蹤迹所至橐筆留題歸里後以
游草呈錢心壺給諫陳範川山長咸擊節焉性好潔文
窗棗几不染纖塵家藏有漢瓦晉碑宋畫及宋元明善
本書籍初搨碑帖古錢古硯數十事朝夕拂拭摩挲之

以爲懽樂尤喜藝蘭風晨月夕灌漑必親不假手臧獲
其篤嗜如此然不善治生晚年家漸窘而妮古逾昔嘗
得一柴窰已缺一角典衣物得六十金購之人多笑其
迂闊又喜施予賙恤貧乏不吝貲財與南海蔡廷榕季
材三水劉步蟾羽樵順德鄧泰心蓮新會鍾衡傑南屏
海陽林龍鐵遂爲莫逆交歲時伏臘恒資給之而已之
斷炊不問也公生於乾隆戊申卒於道光戊戌春秋五
十有一著有寒木齋詩文集藏於家公弱歲時文名甚
噪其攀附聲氣者恒不乏人至晚年漸已疎闊迄今三
十年間舉其姓氏恒有不能記憶者宗浚於公爲外孫

公無子女一人卽先孺人也公卒後八年而宗浚始生
又四年而先孺人遽卒故於公之行事不及知其詳謹
就其文藝之卓卓者臚列之以俟立言之君子外孫南
海譚宗浚謹狀

受業子壻陳慶龢校字